

東都事畧

傳百五
附錄一之八

二十畢

二〇	一四	八九	二二三	漢書門類
冊	架	函	號	

三六	二二	二二	漢
函	二	二三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3
冊數	20 (20)
函號	286 16

新刊納本

共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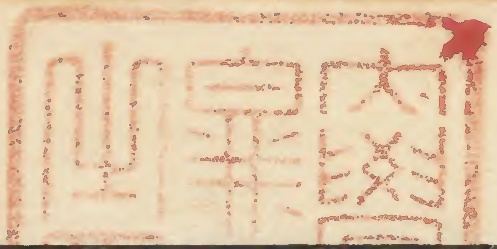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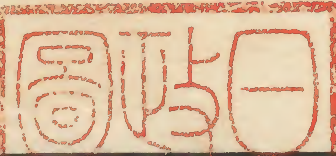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二

僭偽傳一百五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為瀛州教授召為校書省正字累擢太常少卿改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大司成會生徒犯法邦昌坐訓導無素罷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久之以右文殿修撰知洪州入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起邊釁以致金人分道南下幹離不以兵嚮京師邦昌時不可否於其間時論罪之徽宗既禪位于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圍京師遣李梈鄭望之使幹離不金人欲割三鎮之地又欲親王宰相為質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欽宗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即以為軍前計議使以邦昌副之遂詣金營會姚平仲議夜叩金砦

淺草文庫



東者... 卷一百二十一
欲生擒幹离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金人知之先事設備
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劫砦以敗還幹离不以責邦昌邦昌曰非
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集爲此舉耳幹离不曰
謂爲賊邪焉得如許之衆相公但可諉謂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
歸金人不欲留康王更請肅王同邦昌以去尋以邦昌爲太宰兼
門下侍郎未幾除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是歲金
人再圍京師二年欽宗出郊而吳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至令依
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策命孫傅張叔夜讀
詔號慟卽以懇請乞立趙氏金人以非其主意却之开儔督脅道
君皇帝皇后皇太子出郊且督舉異姓於是召百官會議時都城
先闕傳金人已定立張邦昌抑令城中百官父老僧道僉狀推舉
不卽屠城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金意所主齊愈

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旣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自古受命之
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勳德在民或權強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
畧因而伯有天下方爲人所樂推今來本國臣僚如孫傅等召自
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驚下註誤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怨方且俯
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藩屏必爲百姓忿疾立至變亂上
負選用之意今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選用張邦昌以治國事如
別有道德隆茂爲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金人取孫傅張叔夜
赴軍前獨御史中丞秦檜以狀論列云檜身爲禁從職當臺諫荷
國重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
易姓檜盡死以報非特忠其主也且得言兩國之利害耳趙氏自
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
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皇帝至出郊求和於軍前兩

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於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
鑿與服御之所用割兩河之地以通和好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
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里德澤加
於百姓前古未有也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豈以一城而決廢立
哉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
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道君誤聽姦人因李
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
以滅人之國其禍可勝言哉議者必又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
舊之思除鄰國復讎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
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忘如其不
能忘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議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
將去金國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

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讎
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大金自去歲用師中國入境征
戰已逾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
年士卒罕經戰陳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將帥得人
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
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
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
亦邦昌為之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
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為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
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
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為元帥言兩朝
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

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之利也金人怒取檜以去吳升莫壽至報
 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尚書令聽事及西府以待之金使來趨班邦
 昌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邪眾又泣勸
 再三乃止金人奉冊寶以三月丁酉立邦昌邦昌北望拜舞跪受
 冊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受冊訖遣
 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帥百官遽拜邦昌起回身面東拱手而立
 以吏部尚書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兼領尚書省翰林學士丞旨
 吳升權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
 秉哲權領中書省延康殿學士李回權尚書右丞尚書左丞馮澥
 仍舊職初邦昌之入也呂好問謂邦昌曰公知今日人情所向乎
 今日人情向公者畏金人爾金人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
 變色曰然好問曰今日康王在外普天之下同心共戴為公許者

曷以大物歸之乎好問所以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扶趙
 氏為已任也邦昌唯唯好問因移書康王曰今二聖已去願大王
 自立為宗廟社稷計以雪二聖之恥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應立
 而立者及邦昌僭號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但書銜仍莅舊職王
 時雍等謂之好問曰受命於上不可改也邦昌下令曰比緣朝廷
 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度御史臺覺察
 以聞又日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
 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至以聖旨行
 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密
 院官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
 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則曰臣啓陛下邦
 昌屢斥之時雍等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曰不可邦昌屢

然而止金人索金銀日以峻急邦昌知民情不安移書金帥以免
 遂往青城見金帥致謝因而議乞存趙氏陵廟及免取金帛俟江
 寧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并借金銀犒賞金許之又請歸馮解曹
 輔路允迪等亦許之丁未邦昌下令赦天下丁卯邦昌率百官詣
 南薰門望軍前遥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邦昌復致書
 金帥云孫傳張叔夜秦檜請存趙氏留寘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
 必能盡忠於今日宜蒙寬宥使獲旋歸不報邦昌如金營所過起
 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二帥見邦昌所致
 書乞還孫傳等大怒謂聖人仁者豈欲請講前日事邪且云今若
 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邦昌懼不能答四月二
 帝北狩金騎亦退辛酉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又謂邦昌曰赦
 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便是番人欲赦他誰況公權攝當俟

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所宜先者當迎元祐皇后使人知天下已
 還趙氏且速遣使請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絕強敵之謀邦昌從之
 好問因請孟忠厚勸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用元祐
 皇后則曰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即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
 上書有推戴大元帥之語於是復出邦昌遣蔣師愈齋咨曰至大
 元帥府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
 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
 塵于郊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后妃帝姬宗室近
 屬劫質金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蕩滅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
 毒尋奉御筆付孫傳等令依元帥指麾方為長計無拘舊分以速
 咎累于時公卿大夫慟號軍前以救君父邦昌哀號擗踊以身投
 地絕而復蘇金執主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

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齋城中文字與吳升莫儔俱至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爲自免計逼人以身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邦昌因不復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俱死莫能回二帝之遷惟有從權庶幾全保宗社可爲後圖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恐上累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輔世荷大恩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權以濟事故忍死於此幸茲金騎已還道路可通故遣齋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隳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閒道齋玉寶一紐詣行府當別貢陳康

王遣使報邦昌書曰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痛不足爲喻便欲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故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百萬諭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以覬聞人音而矍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敵營從容浹月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將相亦皆云爾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天或悔禍可覬二聖之復也所喻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然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鑾輿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尹周公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敵手受賜而死矣

方寸潰亂修謝不能多及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齋
咨自稱臣其大畧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
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在外也王召何飲以酒謝克家以邦昌
之命齋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王謙拒慟哭
不受命汪伯彥司之始呂好問謂邦昌曰盍奉欽聖故事乎邦昌
曰金去未遠請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至是邦昌請元祐皇后
垂簾聽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邦昌
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徑至南京臣承之宰司欲起離前去庶伸
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又遣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至南
京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五月朔旦康王卽皇帝位
于南京以邦昌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
堂參決大事遷太傅旣而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尋賜自
盡王時雍莫儔吳开徐秉哲亦皆誅竄而死
臣僂曰邦昌之僭良由脅迫及金騎已退乃納政孟后歸璽康王
其心亦可見矣然聖人之大寶曰位邦昌乃起而代之可乎春秋
之法於君君臣臣父子之道特嚴焉苟干大位而不問而曰
彼脅迫也是豈春秋之志哉然則邦昌之死其亦合於春秋之法
也何矜宥之有云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二終

東都事畧卷一百二十三
附錄一
甚矣中國之有外患也蠻夷猶夏見於堯舜之時昆夷獫狁見於
文王之世夫堯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猶未盡率服則後世可
知矣在漢則有匈奴之彊而唐亦有突厥回紇吐蕃之暴漢唐尚
然則非漢唐又可知矣太祖受命四夷畏服不敢犯塞太宗既下
太原乃移兵幽薊自是有契丹之師矣李繼捧以靈夏之地歸吾
職方而繼遷因以叛亂至真宗之世契丹直抵澶魏真宗決策親
征一戰而勝與之講好于時繼遷亦死德明請命於是兩邊晏然
自三代漢唐以來蓋未有也寶元慶歷之間元昊謀僭契丹生釁
北邊既已再和而西師旋亦解嚴且叛則討之服則綏之此仁宗
盛德大度也神宗雄材大畧有開拓四夷之志雖復地於熙河尋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三

附錄一

甚矣中國之有外患也蠻夷猶夏見於堯舜之時昆夷獫狁見於
文王之世夫堯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猶未盡率服則後世可
知矣在漢則有匈奴之彊而唐亦有突厥回紇吐蕃之暴漢唐尚
然則非漢唐又可知矣太祖受命四夷畏服不敢犯塞太宗既下
太原乃移兵幽薊自是有契丹之師矣李繼捧以靈夏之地歸吾
職方而繼遷因以叛亂至真宗之世契丹直抵澶魏真宗決策親
征一戰而勝與之講好于時繼遷亦死德明請命於是兩邊晏然
自三代漢唐以來蓋未有也寶元慶歷之間元昊謀僭契丹生釁
北邊既已再和而西師旋亦解嚴且叛則討之服則綏之此仁宗
盛德大度也神宗雄材大畧有開拓四夷之志雖復地於熙河尋

敗師於靈武逮至元祐力主和戎之議紹聖復建用兵之策蔡京既收湟鄯王黼謀取燕雲馴致金兵內侵傾覆帝室貽害生靈而二聖俱北狩矣可不痛哉此其服叛去來爲中國利害者也其它四夷在祖宗時率皆慕義向化且不爲中國利害者則皆闕而不書

遼國卽契丹也蓋東胡之種在潢水之南本鮮卑之舊地也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初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爲夫婦生八男子一男子卽大賀氏也八子爲八部一曰但利皆二曰乙室活三曰實活四曰納尾五曰瀕沒六曰內會雞七曰集解八曰奚嗚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人爲王得建旗鼓唐光啓中其王欽德侵畧韃靼奚室韋而役屬之欽德衰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代爲王阿保機強併八部爲一

部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稱年曰神冊龍德天贊云唐天成元年阿保機死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陷營平二州晉高祖立求援於德光割幽薊十六州與之乃以德光所居爲上京臨潢府幽州爲燕京幽都府渤海國爲東京遼陽府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開運四年德光南牧度河還至欒城死突欲之子兀欲立名璟改元曰天祿自稱天授皇帝立五年以弒死周廣順元年德光子齊王述律立名明改元曰應歷自稱天順皇帝顯德六年世宗復三關述律喜睡國人曰睡王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卽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開寶三年庖人因述律醉而殺之兀欲之子明記立更名賢改元曰保寧自稱天贊皇帝立時年九歲七年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乞修好其書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

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全興以聞太祖命以書答之遂遣其臣克妙骨謹思來聘太平興國二年復遣使來賀太宗卽位四年改元曰乾亨太宗征河東遣使起居隨寇石嶺關以援太原爲郭進所敗王師旣平河東遂北征勒兵幽州而還明年寇雄州太宗復北征師次大名遂遁去明記立十五年而死謚明孝成皇帝有子三人隆緒隆裕隆慶梁王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燕燕專國政以三萬騎來寇潘美擊敗之日利月利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附降者又三千帳獲羊馬萬計八年改元曰統和諸將言契丹主幼國事皆決於母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嫉之請乘釁以取燕薊太宗以爲然雍熙三年以天平節度使曹彬將幽州道行營前軍出涿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副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將幽州西北道行營之

師出雲中代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將定州路行營之師出飛狐口蘄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將雲應寰朔州行營之師出雁門雲中觀察使楊業副之曹彬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降其刺史趙彥文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虜萬騎來援飛狐口重進大破之擒其大將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頹馬軍都指揮使何萬通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殺宰相駕斯美遂圍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下之又下靈邱美克雲州吐渾節度副使党承德來降重進圍蔚州押牙李存璋等以城來降潘美已下寰朔雲應重進得山後要害之地曹彬之將聞美等屢勝自以領重兵而功少遂欲微功彬不得已裹五十日糧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

之不能進還至岐溝契丹躡戰王師遂敗彬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彥進回軍亦爲契丹所敗因詔美部遷雲應寰朔四州之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分處河南既而燕燕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衆十餘萬陷寰州楊業與戰于陳家谷死之是歲寇易州又寇代州四年復寇三關瀛州帥劉延讓戰于君子館敗績先鋒賀令圖高陽將楊重進死之遂陷易州又寇定遠軍端拱元年寇滿城大將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于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繼隆部送糧草入威虜軍爲虜將于越邀戰巡檢使尹繼倫襲破于唐徐二州之間殺其大將皮室于越遂遁去虜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鬼族不六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府州折御卿大敗其衆于子河汭勒浪等族反攻其後虜衆大潰死者什六七於是

勒浪等族悉款塞內附至道元年寇雄州何承矩敗之梟鐵林大將一人咸平二年大寇鎮定真宗親征次大名知府事折御昌等引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砦三年寇瀛州高陽帥康保裔戰于裴村死之大將范廷召追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奪其所掠老幼數萬真宗還京師復寇威虜軍何承矩自雄州界河率師攻平州以牽其勢鎮定行營帥王顯等亦以大軍至遂破虜二萬餘衆斬統軍鐵林等十五人六年復寇定州鎮定高陽關三路帥王超敗之于望都南既而虜衆數萬至副帥王繼忠戰于康林陷焉景德元年舉國大入分寇威虜順安軍又寇北平總管田敏等破之又寇定州駐陽城淀假王繼忠爲書抵莫州請和真宗謂宰相畢士安等曰和戎之利自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虜皆言國中恐陛下復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屢挫而退歸

假蓋使誤

無名其請和固不為疑於是遣右班殿直曹利用持書答之然虜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名而知府事王欽若留不遣真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詔欽若遣利用虜復進兵陷德清軍攻澶州伏弩發射殺其貴將順國王撻覽遂大潰利用乃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又遣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獻御衣飲食真宗御行宮南燕從官召柬之與因遣使交馳誓書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晉楊延朗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可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故狗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代逆覆亡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榷場以通其貿易自是交遣使賀生日及正日歲以為常仍遺以銀絹三十萬又明年其國人上燕燕號曰睿德神畧應運啓化法道洪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上隆

緒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孝皇帝置中京于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大中祥符元年號阿保機廟曰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明年燕燕歸政于隆緒未逾月而卒燕燕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民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為奴婢燕燕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鑿工迪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諡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卽韓德讓也事明記為樞密使兼行營都統明記疾亟諸子幼大臣握兵在朝隆運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燕燕分其兵權明記卒乃立隆緒奉燕燕為皇太后隆運既幸于燕燕又以策立功為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氏改今名又拜大丞相

蕃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都統徙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以賜之
遷尚書令徙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衛百人護衛惟其國主
得置之隆緒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慶隆裕一問起居隆運既
卒與燕燕同柩而葬無子以隆裕子周王宗業爲後初燕燕死隆
緒闇弱而隆慶桀黠國人多附之又繕甲兵遣親信以私書交結
貴臣隆緒常召之辭以避暑不至其親信錄其書抵雄州且言隆
緒不能敦睦親族國人皆思歸漢真宗敕邊吏勿報五年改元曰
開泰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爲其所敗將士沒者過半天禧五年改
元曰太平真宗崩仁宗遣使告哀隆緒卽集蕃漢臣舉哀號慟謂
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爲兄弟垂二十年今忽報登遐吾雖
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日聞嗣皇帝尚少恐未知通奸
始末苟爲臣下所聞奈何又謂其妻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

真真當作真宗

汝名傳中國遂令燕京憫忠寺置真宗靈御建道場百日又令國
中有犯真真諱悉令易之隆緒病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
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孤而無失朝廷信誓死于大斧河年六十
一立五十年廟號聖宗其妻曰齊天皇后妃曰順聖元妃齊天平
州節度使蕭猥思之女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事其
姑燕燕甚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燕燕既死乃與國事權勢
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后齊天
善彈琵琶與樂工燕文顯李有福通元妃以白隆緒隆緒不納又
爲蕃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妃爲之也命焚之隆緒
死木不孤立木不孤隆緒第八子名宗真母卽元妃也以遺令立
齊天爲皇太后元妃爲皇太妃元妃匿之自爲皇太后令人誣告
齊天謀反坐死者百餘人以小車載后囚于上京未幾縊殺之太

后總軍國事改元曰景福明年又改曰重熙加號法天皇太后多殺其功臣專用其兄弟分監南北蕃漢事至其家奴授團練觀察節度使四十餘人幽人無賴者往往願爲蕭氏奴初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琶樂工蕭氏怒乃加朴筆宗真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雜治宗真語人曰我貴爲天子與囚同答狀內不平景祐元年率兵逐其母以黃布車送至慶州使守隆緒冢殺永興軍都統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軍都提點王繼恩內侍都知趙安仁監南北面蕃漢臣寮明年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後遊獵過祖州北山見齊天冢泣下初隆緒將死謂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爲嗣我死汝母子毋殺之也宗真追感其言命改葬于阿保機墓之旁其國人有勸迎其母以覲朝廷歲聘之物又一日內道場命僧講報恩經感悟遣使迎至中京門外館

擇日相見遂爲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相距常十里以陰備之慶歷二年聞趙元昊反遣蕭英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瓦橋關南十縣以富弼張茂實往報許歲增銀絹二十萬語在弼傳明年加號聰文聖武英畧睿哲仁孝皇帝上母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皇祐元年來告西征明年來告捷又遣使齎其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而未嘗識面因請御容許之未及往而死宗真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三諡曰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常與教坊使王稅輕十數人結爲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等數十人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爲女冠后父蕭磨只言漢官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擊碎后父首曰我尚爲之若女何人也閒嘗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二十八

左右所親信多擢爲將相宗真死洪基立嘉祐二年遣使求御容以爲後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仁宗曰朕待之厚豈有此理哉遣御史中丞張昇送之洪基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肅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爲一都虞候而已其畏服如此治平二年洪基改元曰咸寧二年改國號大遼至熙寧七年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祕書丞呂大忠爲副已而大忠丁家難有詔起復忱對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攷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臣旣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疆神宗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洪基又遣蕭禧來神宗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

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言虜人見形生疑引先發制人之說又不可謂虜形勢已衰幽薊可復宜遣使報聘厚其禮幣如河北置三十七將此深有見疑之形者也謂宜罷之以釋虜疑弼言朝廷諸邊用兵虜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虜藉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爲界緣慶歷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鬼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必以誓書爲證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備邊使戰勝守固而已若襲幽燕恐將噬臍公亮言夷狄畏強侮弱故要控制得術嘉祐閒夏國妄認同家堡爲界延州牒問遂圍

大順寇邊不已絕其歲賜方始懇求帖服今待虜人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服控制之術毋使倒持夷狄知中國之不可窺則姦謀自息矣時劉忱呂大忠執不可與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盡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紹聖三年改元曰昌壽洪基號聖文神武全功大畧聰仁孝惠天祐皇帝在位四十七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也洪基廟號道宗其孫延禧立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三終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四

附錄二

延禧號天祚皇帝改元曰乾統女真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駿俊異絕倫一飛千里非鷹鷂鷓鴣之比延禧縱弛失道荒于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真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搜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政和元年延禧改元曰天慶遣內侍童貫為國信使遼之君臣相聚指笑曰大宋乏人材如此遣一腐夫為奉使官何邪貫回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北朝大族也行汚而內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貫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貫召見大奇之因擁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于朝浸加顯擢又賜姓趙氏是時遼人與女真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齒又其主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州涉海結好於女真不一月

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議者以謂自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然以其地邊接諸蕃禁商旅舟舩不許通行幾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貫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馬政與良嗣往使女真約夾攻遼國馬政本熙河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辨令隨父使女真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宣和三年延禧改元曰保大四年延禧悉國中兵與女真大戰而大敗遂失上京東京延禧徙燕京女真又以精兵攻之延禧衰殘衆與之接戰復大敗與其子趙王梁王遂奔于北界不毛之地由漢陽嶺入夾山初延禧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延禧入夾山國人無主處溫與其國人謀立淳淳延禧叔也宗真之孫洪基之姝初洪基囚其子濬欲立淳爲儲貳不果已而立延禧淳守燕十二年人號燕王又謂之覃湘大王處溫等帥薊京數

萬人入燕王府勸進唯張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爲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如此尚可易邪淳出遽以赭衣被之遂卽位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義勇知樞密院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雖外以元老尊之實處溫不欲其在上也淳號天錫皇帝改保大四年爲建福元年廢延禧爲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童貫知延禧失國乃請兵北伐徽宗以貫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引兵北向徽宗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土稱蕃中也如燕民未卽悅服按民巡邊全師而還下也貫用劉幹字文黃中爲參謀程唐王序爲轉運使而掌行文書者李宗振也宗振本曹州刀筆之吏姦滑而善舞文自陝西開邊貫倚爲腹心貫雖有文士爲幕屬而裁決機務一委宗振貫又起兵於陝西引种師道爲都統制師道宿將也

滑當作滑

以此舉爲非而貫不聽貫聚兵于雄州以五月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兵五萬屯於白溝淳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常勝軍迎敵幹本奚人蕃名夔离不常統遼國渤海奚人漢人四色軍馬號四軍大王幹引軍擣師道右軍右軍潰又犯左軍左軍驚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沮遂引軍夜遁遼明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徽宗以燕薊未可下乃詔班師淳以書責貫輒敗祖宗信誓於盛夏之日舉無名之師已爲吾擊退今欲如何貫不能對會淳已病延禧自夾山傳檄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李處溫蕭幹等議曰莫若迎秦拒湘湘者延禧而秦者延禧次子也令百官從吾議者東立獨南面行營都統耶律寧趨西處溫問其故對曰若天祚果能興復力足舉

燕是天數何以拒之如其不然秦湘父子也今迎子而拒父豈理也哉處溫奏曰寧搖衆請誅之淳撫几歎曰此忠臣也豈可殺之天祚果能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相見延禧兵出漁陽嶺僅復豐應等州又爲女真所敗其元妃諸王皆被虜再奔夾山淳疾亟乃授李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欲以後事託之蕭幹大石林牙等言處溫恃翊戴之功輕侮僚屬若令授此職吾輩得以安乎乃矯詔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以待病爲名共議此事獨處溫不至而處溫陰聚武勇二千人從閒道乞王師爲援是夕淳卒祕不發喪蕭幹會百官于毬場議宣言曰今上無嗣欲立皇后蕭氏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爲帝從吾議者書之羣臣無敢異者蕭后遂卽位改建福元年爲德興元年蕭后者淳妻秦晉國妃也以幹有援立功封爲越王乃召處溫欲斬之處

溫來后以時方多艱不欲誅大臣但毀其元帥宣劄而已延禧聞
淳死下詔奪其官封妻蕭氏降為庶人貫聞淳死恥兵敗思立功
以報天子謂遼國既無主有間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益兵
王黼為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為貫大發陝西將兵及鄜延路副
總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于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
真已破雲中府扣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問
元約夾攻遼國何為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常勝軍首
領郭藥師叛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聞王師再壓
境自燕來涿州藥師疑幹圖己使人諭之幹怒曰吾嘗薦爾於朝
豈可背邪藥師乃不敢加害幹亦慮禍及身遽起啓鑰而去幹見
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與諸將早為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
善之善也蕭后既失涿易州又聞貫攸益兵欲與金人夾攻燕薊

知不能立國乃遣使韓昉齎表詣貫以降願稱臣稱貫攸不納
昉謂貫攸曰女真詭詐不常惟利己是務豈可與之為鄰他日必
悔大朝不要錯貫攸叱回遂以十月進兵命劉延慶為都統制統
兵十萬自白溝入界令郭藥師為選鋒延慶行至良鄉蕭幹率萬
人迎擊延慶與戰不利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入燕山蕭幹留精
兵三千人在城中與藥師巷戰藥師敗走世宣死之藥師徑走涿
州延慶聞敗亦棄大將旗鼓而走是歲金國主阿骨打以銳兵入
居庸關時至燕京蕭后聞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等并老幼出
城聲言迎敵實出奔也蕭后欲歸我以求全未果而金國遊騎已
至城下統軍蕭乞信開啓夏門納金人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
義劉彥宗并蕭乞信等皆降蕭后奔松亭關與大臣共議所向大
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蕭幹奚人也欲歸奚王府立國有蕭勃

迭者淳之壻也。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胡顏見之大石林牙怒曰。爾敢異議邪。卽斬之。令軍中曰。此不欲歸天祚者。於是遼人與奚人列陳而分。遼軍從蕭后與大石林牙趨夾山。歸延禧。延禧斬蕭后而赦大石林牙。奚人與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遂僭號大奚國。稱神聖皇帝。改元曰天嗣。阿骨打死童貫。蔡攸帥師入燕。撫定奚人。饑幹領衆出盧龍嶺。攻陷薊州。寇掠燕城。王安中爲燕山宣撫使。命郭藥師領兵破之。大戰于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幹旣大敗。奚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白得哥殺之。傳首京師。時宣和六年也。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餘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之。延禧謂中興有日。欲搗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不可。自車駕奔夾山。不能一戰。今舉國爲金人所有。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銳待時。無輕舉。延禧不聽。林

牙稱疾不行。延禧彊率諸軍出夾山。越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軍。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乃出韃靼等願之大駭。而潰兀室遣婁室孛堇領五百騎擊之。延禧跳身投夏國。未至伏發。兀室下馬蹠于延禧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奉觴而進。遂爲兀室所擒。削封海瀕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後逾年而卒。遼國自阿保機勅業德光恢廓疆宇。其後併吞諸蕃。割據漢界南北五千里。東西四千里。子孫相繼二百餘年。嘗與中國抗衡。會無一日秋毫之警。至延禧失道。金人稱兵。首尾攻戰十有六年。卒以亡國云。

臣僂曰。昔尹洙之敘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恃燕挾虜蔑能自固。以伯圭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

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魏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夏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擾尺寸地嘗以百萬眾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眾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分為三壁於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閒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楛梧一也我眾則士怠二也前世有善將兵者必問才智能將幾何今以中材盡主之三也大眾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人易以于

于恐干誤

說五也委大柄不無疑惑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于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其六利也且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肥水哥舒潼關是也則制在謀不在眾矣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眾尚奮詎能繫國家安危哉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于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鄙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眾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干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微幸於一戰庸非惑哉今兵久弛士大夫誦聖言謂百世不復用非妄也然臣思兵果廢則已設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焉李清臣亦有言臣使雲中道涿幽媯蔚愛其形勝每私自歎息恨其為他人有自石晉以十三州賂契丹凡漢唐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四終
所以御夷狄者反爲彼用非契丹實強中國亂也我失其地而累朝不能復以天下之大而栗焉嘗憂寇盜之至非特人謀弱亦地形然也烏虜真宗以禮幣結隆緒仁宗以信義懷宗真聖人一視同仁兼愛南北蓋如此至延禧立乃畋游無度虐用其衆喜海東青以搏天鵝好樂無厭遂以覆國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延禧之謂與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四終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五
附錄三

金國女真也其地卽肅慎氏之國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爲戰鬪之狀文帝謂侍臣曰天地閒乃有此類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曰爲混同江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其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縱之獨阮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使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賜府都督姓李氏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攻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爲女真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爲生女真亦臣于契丹

本朝祖宗時亦屢遣使來朝遼主延禧立建中靖國元年也歲使人須索於女真又求海東青者名禽也小而俊健女真不堪命其主阿骨打貌雄偉有大志欲叛未有以發遼國天慶元年時政和元年也其二年延禧漁于混同江女真以故事來會延禧以阿骨打顧視不常密欲誅之樞密使蕭奉先不可遂止阿骨打亦知之四年遂舉兵叛以其弟吳乞馬黏罕胡捨等爲謀主寧木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爲將延禧屢出師東討至則陷沒或不戰而遁棄甲遺戈餘亘百餘里女真收以爲用遂有輕遼國心明年遂取黃龍府延禧舉國親征女真大懼阿骨打以刀勢面仰天大哭謂其衆曰始與女曹苦遼國殘擾共謀起兵欲自立國爾今天祚親至將盡翦我曹非人人死戰無生理勢必不敵不若殺我以降諸將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延禧遇乘其未陳三面爭擊之延

禧大敗僅以身免一日一夜馳五百里女真乘勝遂併渤海遼陽所管州郡五十四延禧遣其叔秦晉國王淳率蕃漢十餘萬衆圖復遼陽募遼陽饑民以戰謂之怨軍會其將作亂遁去餘軍皆潰自是女真取其川成淳懿乾顯六州將趨中京始有併吞遼國之意遼東人有楊朴者勸阿骨打稱皇帝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國建元爲天輔是歲政和八年也先是建隆以來女真由遼東蘇州泛海至登州買馬故道猶存有高藥師者以大舟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國奪其地事知登州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遣人伺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同高藥師過海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迴青州知青州崔直躬奏其事詔復委童貫措置已而遣武義大夫馬政與平海軍卒長呼慶仍與高藥師過海爲邏者執縛送女真黏罕兀室詰問其由政以實對遂遣李善慶等同政等回明年善慶

木征似衍或
曰當作未往

東都事略 卷一百一十五
等至京師徽宗令蔡京童貫見之議事差歸朝官趙有開及馬政
王師中之子瓌充使與李善慶等度海聘之至登州有開死木征
會河北謀者言遼國與女真修好於是罷遣使者止差呼慶同善
慶等歸宣和二年呼慶至自女真持其書來云遼國修好不成請
別遣人修好朝廷遂欲倚之復燕以歸朝官右文殿修撰趙良嗣
充使忠訓郎王瓌副之由登州海道用故事買馬為名因與之約
契丹若亡取燕雲舊地時女真已出師趨上京良嗣會阿骨打於
青牛山徑攻上京破之良嗣遂與約同入燕京取燕雲地阿骨打
曰燕京本漢地當與南朝遂議歲賜如契丹舊數遣良嗣等回約
來年同舉差錫刺曷魯為使大迪烏高隨為副持其國書來良嗣
等同使人至京師見於崇政殿既辭遣武義大夫馬政隨曷魯報
聘再議雲中地復遣曷魯同馬政來先是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

使字當作使

約遂欲舉兵應之會盜起睦州貫以西兵討賊未果曷魯至京師
徽宗諭館伴權邦彥以遼人已知金人海上之約難以復如前議
邦彥慮失其權言不可止以國書付曷魯遣呼慶送之阿骨打得
書意朝廷絕之乃悉師度遼而西破中屯白水延禧奔夾山女真
遂招降雲中朔應等州宰相張琳等立燕王淳廢延禧為湘陰王
遣使來徽宗曰天祚在夾山燕王何以得立却其使時金兵已到
山後平定州縣朝廷遂遣童貫為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勒兵十
五萬巡邊時宣和四年也貫至高陽關奏言昨女真下中京余覩
往雲中契丹分力楛梧我乘機會進兵收復諸事省力既失此使
以為後時復遣蔡攸為副使攸至河北乃辭詔曰朕以童貫昏繆
將佐守帥皆其門人故舊相與隱蔽致邊事差失故欲監軍耳貫
又奏臣見河朔將兵驕惰軍須闕乏糧食腐敗軍器守禦之物悉

東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皆無備慮失事機詔河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陽關路帥臣充心辦
集已差將兵疾速前去違詔並寘軍法於是西師畢集劉延慶節
制諸軍劉幹宇文黃中爲參謀貫至雄州令趙良嗣草書遣歸朝
官張寶趙忠諭淳禍福淳得書執二人斬之貫知游說不效乃募
馬擴自雄州齎書入燕招諭耶律淳遣王介儒王仲孫同馬擴來
問兵端擴答以朝廷命將出師之議非羣下所盡知既畧聞北朝
先入燕遣馬擴歸獻捷良嗣等至金人軍前阿骨打欲燕京稅租
而不議平灤等州再遣李靖王度刺來議其事且欲交歲幣朝廷
復遣趙良嗣周武仲同議租賦多寡之數阿骨打欲得百萬緡良
嗣往復辨論未決遣良嗣歸良嗣至雄州以驛書聞詔許之亦許
交歲幣再遣良嗣至軍前阿骨打大喜遂議雲中地阿骨打云我
增百萬緡南朝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拒之遂遣寧述割度刺

撒盧母齎誓草來差盧益趙良嗣馬擴報聘兀室云計議已定近
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來南須先以見還可
議交燕月日良嗣諭宣撫司以趙溫訊等與之乃得其誓書以擅
順派易燕薊六州來歸燕之金帛子女職官人民皆席卷而東朝
廷捐金帛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于時議者以六州之地無
險阻可守不曾分立界至歲輸之物有自二廣江湖宛轉運至京
師自京師運至河北自河北運入燕自燕運至薊州界首韓城鎮
交割僅萬里必不能以時至天下之禍自此始矣旣交燕畢阿骨
打出居庸關由雲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灤度夏阿骨打中病
死黏罕幹離不等遜尊吳乞馬爲帝改元曰天會諡阿骨打曰大
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童貫蔡攸帥師入燕號撫定勒碑于延壽
寺以紀功將佐姓名皆列于碑留十日乃回以詹度知燕山府又

以王安中爲宣撫使駐燕山閱數月改蔡靖知燕山府又留郭藥師麾下常勝軍三萬人在燕藥師出於降虜素有輕中國心乃增置常勝軍萬餘人多買戰馬陰爲偏伯之計貫攸在雄州不能裁制凡常勝軍計口給錢糧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朝廷下諸路起免夫錢六百二十萬億以助之天下於是民力竭矣方是時燕人張覺仕遼爲僚興軍節度使守平州不肯降金人仍稱保大五年畫延禧象朝夕朝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遂發兵以拒金人金人旣滅遼國遣其宰楊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歸燕山憚遠遷列訴於覺覺召左企弓等數其不能輔佐天祚之罪殺之從燕人自便諭燕人令安堵如故應田宅爲常勝軍占者悉還之燕人旣得歸皆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徽宗聞之詔詹度令選有材智忠信之人密

諭覺許其世襲又令率衆內附覺亦遣其黨張興祐詣度度以徽宗意語之覺大喜遣其屬張鈞詣宣撫司納土有燕人李安弼謂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覺綜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爲吾患安中入其語勸朝廷納之令安弼齎書詣闕趙良嗣不可曰如此豈不招女真之兵邪因乞斬安弼以徇朝廷不從遂拜覺泰寧軍節度使使世襲平州金人大怒悉兵以攻覺時貫攸還京師亦盛稱覺之材武可以捍金人乃以金華紙賜詔書與覺使之擊金人金人邈得之盛怒曰南朝敗契丹百餘年信誓方與我結好吾又與六州之地不數月復與張覺相約攻我豈可但已遂襲破平州覺挺身走燕山金人來取覺朝廷不得已令王安中函覺首以送金人久謀敗盟至是舉師幹離不攻燕山郭藥師率麾下兵四萬又起涿易等州兵三萬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五
戰于潞縣藥師大敗引數騎走至燕山伏壯士于後園擒守臣蔡靖及兵將官囚之遂降于金人燕山諸郡皆潰吏部員外郎傅察接伴賀正旦使人于玉田縣幹离不脅之使降副使蔣噩等羅拜獨察不屈死之黏罕攻河東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號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分屯河東黏罕兵至朔武及代州漢兒皆開門迎降遂逾石嶺關分兵圍太原幹离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廣信軍界畧真定中山慶源府境至信德府破之徽宗得警報於是遜位于欽宗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五終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六

附錄四

欽宗既即位金人欲退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幹离不至信德府視城陋甚援枹攻之未幾守陴者立幟城上城中皆降逸而出城者斬之驅守臣楊信功以出金人至邯鄲遣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濟州內侍梁方平與大將何灌屯兵控扼黃河北岸金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金營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敵因得不濟方平既遁何灌軍亦望風潰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乃絞木柂度河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泰門李綱分兵擊退朝廷因議請和遣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充軍前計議使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金人亦遣吳孝民與

望之相見孝民曰皇子郎君到趙州得皇帝登極赦書以手加額
既是皇帝已卽位無可爭者却與他講和休皇子郎君幹離不也
因言欲割大河爲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之孝民不答遂
與望之由開遠門入至都亭驛有詔趨問使回所得語意望之等
入奏使事欽宗御崇政殿引見金使吳孝民跪奏曰前日南朝與
大金結約海上復違盟誓皆已往事今日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
誓書結萬世驩好可也皇子幹離不遣使人代朝見之禮願遣親
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議往往可罷
少帝之稱自此始也欽宗命同知樞密院事李銳奉使望之世則
副之金人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匹采段百萬割太
原中山河閒三路之地以大河爲界并欲宰相親王一人爲質乃
遣少宰張邦昌及康王出質于金營金人索金帛犒軍欽宗下詔

勸忠義之家令助金帛又權借士庶家應副見在金帛猶未足遂
權行根括民庶金銀赴官統制姚平仲引兵出城與金人戰敗績
尋遣宇文虛中等奉地圖割三鎮以和金人退師質肅王以行先
是金人不愛康王也復令入城至是遂以肅王行幹離不雖已退
師而黏罕之師破隆德府當欽宗與金人講和許割三鎮二十州
及遺金帛若退師之日不許劫掠攻取州縣而金人所過無不剽
取又攻破我隆德欽宗怒罷黜元主和議臣僚令种師道姚古种
師中往援三鎮復取隆德又取威勝軍姚古與黏罕戰于南關我
師敗績退保隆德欽宗決策北征种師中兵至壽陽與金人戰死
于陳姚古种師道既敗欽宗遣王雲使金人金人破太原欽宗令
中書議三鎮等稅租復遣馮澥往使趨雲往燕山見幹離不再議
三鎮二十州事如此理可折卽與稅租不獲已則依城下之盟婁

宿破汾州黏罕破威勝軍又破隆德府幹離不破真定府平陽居民以城降黏罕兵至澤州城下攻取之幹離不遣王雲回京師云如十四日會於磁相聞我軍方不度河馮解亦來自河北具言幹離不索冕輅等朝廷從之欽宗以康王使幹離不軍前議和止師以王雲爲副黏罕破懷州幹離不自大名府由魏縣李固度過大河再遣馮解行至途中遇王雲雲言幹離不堅要三鎮二十州解與雲同歸于朝廷具言金人之意大臣議論紛紜不決也再遣雲同康王行金人旣度河復以兵阨京師京師戒嚴康王至磁州雲遇害康王參議官耿延禧等請康王回相州金人攻東津宣化二門殿帥王宗濞領牙兵下城與戰敗績金人攻通津善利門甚急復於護龍河疊橋作道時大雪不止欽宗見金人攻諸門愈急御瑤津亭命使臣秦仔等八人往河北以康王爲兵馬大元帥雪日

夜不止金人乘雪攻城益急郭京領兵開宣化門出迎敵金兵分布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幾盡守禦官吏相繼奔走由是金人登城者踵至揚旗城上衆皆潰散四壁數十萬之衆爲之一空徽宗自龍德宮入禁中金人縱火燒南薰宣化通津善利四門燒劫民居火光亘天連夕不滅開封府率衆父老百姓請命於二帥持金帛牛酒以犒三軍而二帥堅欲道君出郊旣而欽宗曰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生靈之故躬往致謝遂擁素騎出南薰門何桌孫傳陳過庭等從行曹輔張叔夜留守彈壓越三日欽宗還宮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馬一萬疋於是都城之馬空矣金人索軍器又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中以待分割地界了日歸還又取蔡京童貫王黼第二十餘家親屬是時朝廷先拘收戚里權貴豪富之家金帛以犒金人士庶納金帛者紛然金

人須絹一十萬疋朝廷盡撥內藏元豐左藏庫所有如數與之河北積歲貢賦悉令般運及浙絹南絹亦以充數又索監書如蘇軾黃庭堅文集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幹離不遣使持書入城督金帛犒軍合用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兼帛如銀之數不限官私早晚依數應副詔以書揭示士庶云除內藏元豐左藏及龍德寧德兩宮御前皇后閣皇太子宫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外今曉諭權貴之家凡有金銀衣段疋兩以上並行輸納二年遣何棗使軍中懇告而根括愈急既而有詔曰朕出郊見兩元帥議加徽號遂出南薰門金人遣兵百人衛司馬光墳初欽宗幸金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未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太學生徐揆以書達二帥請車駕還闕其書曰昔春秋時楚子伐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

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後之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今元帥與師見伐大兵俯臨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復存生靈幾死而幸免此元帥仁德也雖楚子入陳未能遠過我皇帝兩造轅門議犒軍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宿逾邁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夫生民無主境內騷然忠義之士食不下咽又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定天子未還揆竊惑之蓋金銀之產不在中國而在於深山窮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數重以去歲之役增請和之幣獻犒軍之資官吏征求及於編戶都城之內雖有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於上以酬退師之恩又兵興已來邦國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迹而不造境京師豪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閒有從官王畿仰給奉祿者饘粥之外都無長貲豈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

東都事略 卷一百二十一 四
子蒙塵臣庶效力根括私藏徧及貧戶恐不足以償拋降之目雖以天子爲質猶無益於事也夫有存社稷活生靈之仁德而乃以金帛之故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奚擇元帥必不爲也昔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率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許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春秋書之後世以爲美譚願元帥推惻隱之心存終始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獻則國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揆雖卑賤敢昧死以紓君父之難惟元帥矜之二帥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時陰雪不止金人索郊天儀仗法駕鹵簿冠冕乘輿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各有差又索犀象寶玉之屬人擔車載徑往供納者急如星火于時欽宗幸金營十五日矣金人

東都事略 卷一百二十一 五
邊廢趙氏議主異姓及要道君親王等於是道君皇帝寧德皇后諸王悉入金營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累狀言本朝祖宗德澤在民未泯及國主新立爲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伏望察傅事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道君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選擇建立非惟不滅趙氏一族亦使一國生民蒙被恩澤又狀言本國前日將相是宣和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卽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碌碌無聞者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不歸誰肯推戴又狀請車駕還闕不然卽乞立監國太子且言若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傅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于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傅等世食君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二十六
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宗廟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金人怒取傅與張叔夜赴軍前二帝遂北狩皇后太子親王帝姬宗室宮嬪及駙馬等節次出京師金人又遣莫儔吳玠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立張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百官會議於祕書省獨秦檜論列謂邦昌不足以代趙氏語在邦昌傳金人怒亦取赴軍前金人再索金銀復行根括極為峻切殺四壁提舉官梅執禮陳振程知質安扶四人者皆侍從也張邦昌入城僭皇帝位國號大楚金人責金銀愈峻而民間取之盡矣邦昌致書懇免金人退師邦昌遣使請康王早正大位於是康王即位於南京

臣傳曰女真以靺鞨遺緒崛起海陬乘天祚暴昏謀殞厥祀是時中國承平日久大臣喜開邊事首納良嗣之叛以圖燕壤之復又聽張覺之歸以啓強鄰之釁自是中國弱而外患深矣然背棄盟好破我畿甸邀索金幣濟其貪黷于斯時也國何以支而民何以堪乎以此言之中國武備蓋不可一日而忘也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七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鎮夏州討黃巢有功
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為節度
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彝昌為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
不知於思諫為親疏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
興立彝興當五代之際為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時加太保恭
帝加太傅宋興加太尉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
遣將禦之承鈞去彝興貢戰馬太祖命玉工琢帶賜之問其使腰
圍大小使言彝興腰圍洪大如合抱之木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
卒追封夏王子克叡立即以為定難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子繼筠
立太宗征太原繼筠遣將度河掠寇境以張軍勢逾年而卒弟繼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七

附錄五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鎮夏州討黃巢有功
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為節度
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彝昌為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
不知於思諫為親疏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
興立彝興當五代之際為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時加太保恭
帝加太傅宋興加太尉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
遣將禦之承鈞去彝興貢戰馬太祖命玉工琢帶賜之問其使腰
圍大小使言彝興腰圍洪大如合抱之木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
卒追封夏王子克叡立即以為定難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子繼筠
立太宗征太原繼筠遣將度河掠寇境以張軍勢逾年而卒弟繼

捧立繼捧初爲牙內指揮使嗣繼筠爲留後太平興國七年來朝以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來歸太宗嘉之繼捧願留京師太宗遣使詣夏州護繼捧親屬赴闕以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徙鎮崇信又徙感德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乃率衆爲寇奔入蕃族地斤澤以叛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夜發掩襲地斤繼遷遁去獲其母妻繼遷因詐降誘殺光實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繼遷益侵擾邊境太宗用宰相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召赴京師賜姓趙氏名保忠以爲定難軍節度使賜予甚厚保忠至鎮卽言繼遷悔過歸款太宗以繼遷爲銀州刺史然繼遷實無降心復爲寇保忠來乞師太宗遣翟守素討之繼遷皇懼奉表歸順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又以其弟繼忠爲綏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保寧是歲保忠遣使來獻海東青太宗

曰朕不事畋遊也還之保忠爲保吉所誘陰與之合來寇靈州太宗命李繼隆討之保忠上言已與保吉解讎貢馬五十四匹乞罷兵太宗怒督繼隆進軍及王師壓境保忠反爲保吉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將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被髮騎駿馬遁僅以身免資財器用悉爲保吉所奪保忠夜還城中爲大校趙光嗣幽於別所明日開門迎王師繼隆擒保忠以獻太宗赦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後數年而卒太宗下詔墮夏州居民並遷於綏銀等州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貢且謝過又上表待罪因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太宗遣內侍齎詔諭之賜以器幣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橐駝來貢太宗遣使齎詔諭旨欲授以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太宗以張浦繼遷謀主也留之京師以爲鄭州團練使初朝廷欲城古原

州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清遠清遠在早海中不毛之土
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文寶建議禁烏白池青鹽以困繼
遷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繼遷寇清遠軍命白守榮馬紹忠護
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為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繼遷遂窺靈州
太宗怒復命李繼隆出環州凡五路出兵抵平夏繼隆出師行數
日不見賊引軍還而諸將與賊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繼遷遁去太
宗崩繼遷乃遣使修貢求領蕃任真宗許之復賜以姓名拜定難
軍節度使敕諸將勿加兵以其子德明為行軍司馬未幾復寇邊
屢為六谷都首領潘羅支所擊又寇清遠軍七日而陷又陷靈州
繼遷率衆入西涼府潘羅支偽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景德元年
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三十
里而死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囑之曰爾

當傾心內屬如未許則連表祈請真宗嘉之以德明為定難軍節
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餘年不敢窺邊德明累遷至太傅封
夏王其子元昊性兇鷙多猜忌曉浮圖學通漢文字既長數勸德
明反德明日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
也吾嘗從事於兵勞苦萬狀第自困爾德明嘗攻陷甘州拔西涼
府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
明道為顯道稱於國中景祐元年寇環慶路殺掠居民下詔約束
之是歲偽改年為開運更曰廣運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
覺元昊殺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沈於河遣使來告哀元昊攻唃廝
囉陷瓜沙肅三州盡得河西之地將謀叛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
兵攻蘭州又改元曰大慶寶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
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

禮法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即位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除屬籍有能執元昊來獻者授定難軍節度使元昊又遣人齎嬖書納旌節康定元年寇金明砦執李士彬攻安遠砦遂攻延州劉平石元孫來援戰于三川口陷賊中未幾寇鎮戎軍慶歷元年寇渭州任福戰敗于好水川轉寇河東陷豐州二年遣前所執塞門砦主高延德求通和范仲淹爲書以禍福諭之曰國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後中外上言靈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益關中之力以圖收復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遠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同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大夏真宗皇帝於是時也有天地之造焉今大王青春襲爵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違先君之誓書不避本朝並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驚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

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皆不戮而還假有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面諭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不愛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一而陳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當從本國風俗何得與天子侔儼名豈正而言豈順哉徒使瘡痍百姓傷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遠來惠然留意何樂如之但議論未順文字未正不敢聞于朝廷大王果能以愛民爲意言當時之事由

於衆請莫過於此謝於朝廷朝廷必當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國
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如衆多之情終不獲辭則漢唐
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又於本國言語爲便亦不失其
貴矣貢奉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邊
蕃之人復見大康又大王之國財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
厚賜爲大王助也大王幸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
其若不聽他日雖有請於朝廷必有噬臍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
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
大王擇焉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而嫚辭如故龐籍言諸
路皆傳元昊爲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
內旣多憂虞必爲納款之計遂令保安軍檄野利旺榮且言旺榮
方總靈夏之兵儻陰圖內附卽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种世衡亦

遣王嵩以棗及畫龜遺之諭以早歸之意旺榮遣其教練使李文
貴至青澗籍疑其詐留之後數月果大舉而葛懷敏死于定川籍
召文貴責以大義而釋遣之文貴去逾月復來旺榮與弟旺令嵬
名壞臥譽諍三人列名爲書欲議罷兵然未肯削去僭號且云如
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安可逆天東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
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朝廷明年遣其臣賀從勗與文貴俱
來稱男邦兒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籍以父子亦
無不稱臣之禮今名體未正未可許遣邵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
曩霄遣使來稱臣稟正朔遂冊爲夏國王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
名聽自置官屬使至京師許就驛貿易燕坐采殿朝廷遣使至其
國相見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峇博易用牛羊馬駝氈
褐禁青鹽生屬戶蕃部更不得相侵犯歲賜絹銀茶綵共二十五

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自後。復修貢職，爲常。初元昊之叛也，朝廷命夏竦、范雍經度邊事。後以范仲淹、韓琦經畧，而元昊臣。其年契丹夾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戶，投之契丹。宗真使人追索曩霄，留不遣。宗真遂親將至境上，各據一山巖，兵相待。曩霄奉卮酒爲壽，大合樂，仍折箭爲誓。及罷，契丹劫曩霄。曩霄覺以兵拒之，大敗。契丹宗真領數騎東走，縱其去。曩霄用兵多詭計，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輒誅殺之。盡更先世所爲居室衣冠文字，而國中數有叛者。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曩霄凡七娶：一曰母米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四曰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野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曰甯寧哥，貌類曩霄，以爲太子。曩霄復納沒啜氏女，野利之族有怨語，曩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旣而野利氏訴言：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憐之，下令國中爲

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沒藏氏，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遇乞妻爲尼號。沒藏大師生諒祚，六曰耶律氏，七曰沒啜氏。初欲納爲甯寧哥妻，曩霄見其媿而自取之，號新皇后。甯寧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剗其鼻而去。匿黃廬，爲訛厖所殺。訛厖沒藏氏之兄也。曩霄遂因剗創卒，年四十六。方沒藏氏出爲尼也，旣娠而曩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甯令訛厖，以夏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甯令非子，而沒藏尼有娠，幸而有子，足以爲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沒藏氏爲太后。於是政在沒藏矣。

諒祚既立而幼弱國中
 大亂有欲勸仁宗舉兵
 以收復靈夏者仁宗
 曰朕為天下主豈可利
 人之喪舉兵快意乎
 遂冊諒祚為夏國主其
 後訛厖自以女妻諒祚
 有李守貴者嘗與遇乞
 掌出納寶保細吃多已
 者嘗侍曩霄及沒藏尼
 于佛舍故出入無所閒
 沒藏尼既通守貴又通
 吃多已李守貴殺吃多已
 及沒藏尼訛厖乃族守
 貴獨護養諒祚訛厖子
 婦梁氏諒祚私焉訛厖
 患之梁氏密告訛厖將
 叛諒祚乃舉兵誅訛厖
 滅其族并殺其妻沒藏
 氏而以梁氏為妻命其
 弟乞埋為家相諒祚凶
 忍好為亂時過酋豪大
 家輒私其婦女故下多
 怨及變蕃禮從漢制嘉
 祐六年諒祚上書自言
 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
 迎漢使者仁宗許之治
 平三年舉兵犯慶州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八

附錄六

諒祚既立而幼弱國中
 大亂有欲勸仁宗舉兵
 以收復靈夏者仁宗
 曰朕為天下主豈可利
 人之喪舉兵快意乎
 遂冊諒祚為夏國主其
 後訛厖自以女妻諒祚
 有李守貴者嘗與遇乞
 掌出納寶保細吃多已
 者嘗侍曩霄及沒藏尼
 于佛舍故出入無所閒
 沒藏尼既通守貴又通
 吃多已李守貴殺吃多已
 及沒藏尼訛厖乃族守
 貴獨護養諒祚訛厖子
 婦梁氏諒祚私焉訛厖
 患之梁氏密告訛厖將
 叛諒祚乃舉兵誅訛厖
 滅其族并殺其妻沒藏
 氏而以梁氏為妻命其
 弟乞埋為家相諒祚凶
 忍好為亂時過酋豪大
 家輒私其婦女故下多
 怨及變蕃禮從漢制嘉
 祐六年諒祚上書自言
 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
 迎漢使者仁宗許之治
 平三年舉兵犯慶州

又寇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爲官兵與熟戶蕃官趙明合擊之諒祚中流矢兵折而去朝廷遣使詰責之諒祚上表謝罪明年种諤取綏州城之諒祚僞乞會盟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會朝廷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畧西方而諒祚乃送殺定者李崇貴韓道喜以獻納塞門安遠砦乞綏州洎遣使分畫乃日地界非納而所納者砦也朝廷知其詐遂城綏州爲綏德城崇貴等未至而諒祚死子秉常立神宗用爲夏國主熙寧三年來犯慶州又犯大順王師不利命韓絳宣撫陝西絳城囉兀築撫寧堡夏人乃陷撫寧急攻囉兀絳等命諸路牽制慶兵再出而亂乃棄囉兀撫寧元豐四年种諤言秉常被殺乞興師問罪又謀言母梁氏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有李將軍者爲秉常誘漢倡婦樂人梁氏置酒執李將軍殺之囚秉常國人乖亂事聞詔興師問罪遣种諤出

鄜延劉昌祚出涇原高遵裕出環慶李憲出熙河王中正出河東五路會于興靈夏人悉其精銳度河保興靈昌祚之師先至靈州城下多所斬獲遂攻靈州城垂克而遵裕之師至先是詔先得靈州者除節度使而涇原之師入界聽遵裕節制遵裕忌昌祚將斬之命涇原師毋得擅攻而夏人得以爲計城不可下遂班師中正入宥州憲追襲過天都山至囉連山乃還取蘭州城之皆不至興靈种諤以鄜延之師城細腰吳堡義合塞門米脂五砦河東城葭蘆吳堡二砦种諤復建言盡城橫山遣徐禧計議禧請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徐禧李稷李舜舉死之乃築汝遮堡展定西城以衛蘭州六年來請和許之七年舉國圍蘭州詔邊吏用淺攻擾耕秉常遣使入貢乞還土疆不許神宗崩哲宗卽位遣使謝罪來賀登寶位又以地界遣泛使至京師秉常卒子乾順立元祐二年遣劉

奉世崔象先冊乾順夏人復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犯涇原鎮
戎軍又侵德靖砦又犯塞門砦四年乃復遣使謝封冊且議地界
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仍先以歲賜予之是歲以永
樂陷沒人口來歸却欲同日交領四砦詔鄜延帥趙尙與夏人分
畫地界熙河帥范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砦議未定而四砦棄尙
又乞地界依綏州故例於城之外取二十里仍半以爲生地夏人
不從遂犯涇原會尙卒夏人由河東入寇攻圍麟府州朝廷乃議
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
不能爭未幾復寇環慶使熙河進築汝遮城八年乾順遣使謝罪
獻蘭州乞賜塞門砦詔答以夏人自元祐通貢受賜後來累次犯
邊仍候諸路地界了日可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舊
宣仁后崩乾順進奉山陵馬一百匹紹聖二年詔熙河蘭岷鄜延

河東路地界令諸路沿邊當職官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
望處守把牒報夏國先是元祐初諫議大夫孫覺議棄蘭州其後
司馬光謂此數砦者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
禦欲因天子繼統悉皆毀撤歸其侵地劉摯謂供給戍守窮竭財
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於鄜延河東等路
近置堡砦深詔大臣早有定計趙尙欲留塞門安遠二砦其餘或
存或廢乞密降畫一付臣遵守呂陶謂實於邊防無分毫之益范
純粹謂收復故砦廢州畧無所利乞令以虜陷官吏丁夫悉歸朝
廷而所削之地並從給賜純仁之論亦然蘇轍謂增置州砦坐困
中國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地終久難守王巖叟謂自有葭
蘆吳堡兩砦守之無所得棄之不足惜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爲國
生事第恐不能持久却須自棄不若推恩賜予遂降詔除元係中

國及西蕃舊地外候送到陷沒人口當就委邊臣分畫給賜及夏人送還永樂陷沒人口尋給賜米脂安疆浮圖葭蘆四砦仍約以委官畫定界至至是章惇爲相欲開邊隙以謂十年之間含容備至而夏人犯邊如初遂罷分畫之議夏人遂犯義合砦及圍逼塞門砦又犯德靖順寧砦章惇以涇原及熙河環慶秦鳳四路之師出瓠蘆河築二城于石門峽夏人來乘我師大敗之旣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築城夏人睥視不敢動惇又以折可適郭成之師大敗之于雞鞞嶺呂惠卿以其將劉安苗履大破之于大沙堆旣又乾順與其母自將數萬圍新築平夏城凡十四日晝夜攻城守益堅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大風震折之一夕遁去折可適執其統軍鬼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逋進築西安城於天都山建西安州諸路進築悉已畢工乾順上表歸順崇寧三年

復寇涇原我師取其銀州五年乾順納款大觀閒環慶蕃將李遇昌及其父訛移叛歸其國漸用事引夏人入寇徽宗因遣童貫爲陝西經畧制準使貫出討溪哥臧征僕哥城復積石軍洮州政和中夏人又深入過定邊軍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貫以种師道之師平之夏人來救又敗之遂破臧底河成德軍七年夏人圍丁星原築平陽暗令古仁多泉及靖夏制戎伏羌等城重和元年貫出師收割牛城王師敗績大將劉法戰沒貫以种師道劉仲武劉延慶將兵至蕭關取永和砦割踏砦鳴沙會大敗夏人而還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帳彊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种諤謀取橫山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獻進築之議神宗厭兵不克行童貫舊常從李憲得其彷彿故獻議進築遂領六路邊事將諸路兵六年進築軍壘建立堡砦遂得橫山之地夏人失所恃遂納款夏

國自是少衰矣宣和中夏人知中國有事北邊遂與遼國書約夾
攻中國天祚不聽金人既滅遼夏人乃與黏罕約犯塞黏罕攻忻
代逾石嶺關圍太原夏人犯豐麟二州靖康元年夏人知我戍邊
士卒入援遂乘虛犯河外寇震威城朱昭死之又取西安州陷懷
德軍劉銓杜翊世以城死
臣俛曰自繼遷死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強梁兇悍乃謀僭
尊以天下之力而臨區區之一方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敗於女
色禍發其子且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此天道也烏虜夏小國
也自元昊以來服叛不常而每為中國之患雖有智者為之謀而
亦莫能以得志何哉大氏國大則有所恃而不戒故其疆易弱國
小則無所恃而常懼軍民之勢猶一家也相卹相救謀慮日深故
其弱為難犯此其所以為中國之患與

第一百二十八卷終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九

附錄七

西蕃蓋出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在唐為吐蕃安史之亂遂陷河
西隴右之地大中三年其國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及石門等
七關來歸四年克成維扶三州五年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
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為所隔然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無復
統一方五代之際有孫超者嘗一遣人入貢唐明宗以為河西軍
留後超死州人推其土人折蒲嘉施繼為留後至周太祖始命申
師厚為河西節度使顯德中師厚不能撫有其眾逃歸涼州自是
不復命帥建隆中首領尚波于傷殺秦州乘造務卒知秦州高防
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太祖乃以吳廷祚為雄武軍節度使
代防安輯之廷祚至宣朝廷恩旨俾各歸本族尚波于感悅是年

秋來獻伏羌地太平興國中諸羌首領數來朝貢亦數盜邊至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蓄之自唐以來頗為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與偏師便可驅之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儻因攘除必致殺戮朕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淳化中西涼州阿喻丹來貢阿喻丹死其弟俞龍波代其任數為李繼遷所侵掠俞龍波來請師咸平四年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遷張齊賢請封羅支為六谷王兼招討使真宗曰羅支已為酋帥欲授以刺史則太輕況未領節制加以王爵非順也又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為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請師期又遣使來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彊已集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為朔方軍節度使羅支屢請王師助擊賊議者以西涼

去涇州河路遠不可豫約師期真宗曰繼遷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至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禦之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也許之是歲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羅支偽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中流矢死既而繼遷種落陰圖羅支遂為其所殺六谷諸豪議立其弟厮鐸督為首領真宗以繼遷之黨未平遂以厮鐸督為朔方軍節度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于時西羌部族未有服屬大姓聳昌厮均等迎响厮囉至河州欲立文法於是宗哥立遵與邈川温逋奇佐响厮囉立文法部族稍歸之大中祥符七年因徙居宗哥城以立遵為輔有勝兵六萬以抗德明曹瑋請厚結之真宗以瑋知秦州瑋破魚角蟬賞樣丹二族皆立遵鄉道也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召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納馬六十四匹瑋給以匹綵或以

東都事略 卷一百二十九
少爲訴者瑋此之曰是贖罪物汝輩敢希利邪戎族聞之皆畏服立遵佐唃廝囉甚有威名然性貪忍下多怨之屢上表求贊普真宗曰贊普者戎王之號也立遵爲唃廝囉佐其可與乎乃與廝鐸督例授以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命立遵率衆十八萬襲秦州生熟戶曹瑋以兵擊之遂居邈川更以溫逋奇爲輔遣使于瑋求內屬詔授唃廝囉邈川首領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以溫逋奇爲歸化將軍後溫逋奇謀亂唃廝囉殺之而改莅青唐景祐中授兩使留後唃廝囉與元昊交兵使人來獻捷仁宗召見而勞之大臣議加唃廝囉節度使韓億以爲不可語在億傳久之朝廷以元昊不臣遣使諭唃廝囉使攻元昊會元昊舉兵襲唃廝囉堅壁不與戰元昊度水嘗植幟以誌深淺唃廝囉潛使移所植及元昊衆潰趨誌處溺死過半自是數以計敗元昊元昊取西涼府而唃廝囉

併廝鐸督之衆十餘萬回紇亦以數萬歸焉其勢遂彊於諸羌朝廷命爲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治平二年卒年六十九三子皆被恩命曰瞎斁居合龍谷曰磨斁角居宗哥城曰董璫爲唃廝囉嗣朝廷以董璫爲保順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初嘉祐中瞎斁子瞎欺丁木征爲瞎藥雞羅所誘據近塞青唐族立文法朝廷以爲河州刺史熙寧中王韶經營熙河旣成熙州木征竄伏河外部遣僧智緣說木征陷以厚利因以兵往韶又數出兵擾之所殺獲前後數千級焚燒帳族以萬數納降大首領十餘皆其腹心也又擒其妻子而木征降盡復洮河地方二千里自韶用師熙河歲費四百萬緡於是木征賜姓名曰趙思忠授榮州團練使遷合州防禦使以卒董璫遣使來以爲河州刺史神宗出師問罪夏國董璫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漢軍會明年拜河西軍節

東都事略 卷一百二十九
度使封武威郡王以其養子阿里骨爲肅州團練使董璁病革召諸族首領至青唐城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掌牟瞎連事我當以種落付阿里骨諸酋皆服從既死阿里骨遂居青唐領事元祐元年以爲河西軍節度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性殘忍以殺戮爲事詔戒飭之曰爾繼世之初人情未一宜推廣恩信惠養一方今聞爾頗峻刑殺部族不寧爾宜以繼承爲重以仁厚爲先無恃寵榮務安種落副朝廷所以封立之意思前人所以付予之心二年阿里骨迫鬼章率衆竊據洮州殺虜人畜羌酋結藥密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遣人執怯陵結藥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又進築安鄉踏白城我師問罪及令撫納生羌鬼章就擒鬼章者大酋也築點多智謀所部兵銳數爲邊患熙寧中誘陷河州景思立神宗屢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與夏人解離爲援築洮州居之劉

舜卿遣种誼破其城生擒之以爲陪戎校尉後三年而死阿里骨請歸款朝廷許之復下詔戒飭曰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疆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爲遂據洮城以犯王畧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旣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之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爲虛言紹聖三年卒年五十七以其子瞎征承襲卽以爲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瞎征旣立國人

不順迎董氈妖溪巴温欲復其國姓既而國亂首領多歸溪巴温
邊臣以聞朝廷命王瞻招納瞎征遂削髮為僧出降而溪巴温之
子隴授乘閒入青唐稱王子邊臣欲因有其地乃度河據邈川城
以重兵臨之故隴授亦出降朝廷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徽
宗即位以隴授為河西軍節度使知府州折氏世襲鄯州瞎征授
懷遠軍節度使賜隴授姓名曰趙懷德瞎征後一年而死建中靖
國元年以懷德知湟州自鄯州湟棄羌人迎隴授之弟溪賒羅撒復
國授西平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懷德還邈川溪賒羅撒與其
黨謀掩殺之懷德遂奔河南朝廷遣王厚童貫將兵至京玉關議
招降厚等進至湟州三日拔之崇寧三年厚與諸將將兵會于宗
哥川溪賒羅撒置陳倚北山厚與戰敗之溪賒羅撒以一騎馳去
厚至鄯州其首領開門以降詔更鄯州為西寧州趙懷德亦遣使

約降四年懷德至京師徽宗御端門受降以懷德為感德軍節度
使安化郡王至靖康初朝廷議欲求青唐種族以湟鄯之地賜之
事下熙河帥臣而莫敢任其責者乃已及金人破陝西六路兵入
熙河帥求湟鄯舊族以其地與之
臣傳曰天下有道則薄海內外皆安其所自詔開熙河厚取湟鄯
而道路困於輸送兵民死於血刃者蓋莫知其紀極矣且夷狄禽
獸也空虛不毛之地得之何所用乎烏虜造釁而興師貪功而好
殺後之君子可不以是為戒哉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九終

交趾本南粵之地漢武帝平南粵分其地為儋耳朱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為交趾郡梁陳亦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廢州為郡唐改交州總管又改安南都護五代之際有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龔遣將伐而執之并其地後有楊延藝受劉氏爵命延藝為其牙將皎公羨所殺延藝故將吳權攻交州殺公羨遂居其地權死子昌岌立昌岌死其弟昌濬立昌濬死牙將爭立境內大亂初楊延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部領卽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部領與其子璉率兵平境內部民推以為帥號曰大勝王以其子璉為節度使凡三年璉襲父任太祖既下嶺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三十一

附錄八

交趾本南粵之地漢武帝平南粵分其地為儋耳朱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為交趾郡梁陳亦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廢州為郡唐改交州總管又改安南都護五代之際有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龔遣將伐而執之并其地後有楊延藝受劉氏爵命延藝為其牙將皎公羨所殺延藝故將吳權攻交州殺公羨遂居其地權死子昌岌立昌岌死其弟昌濬立昌濬死牙將爭立境內大亂初楊延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部領卽其子也公著死部領繼之部領與其子璉率兵平境內部民推以為帥號曰大勝王以其子璉為節度使凡三年璉襲父任太祖既下嶺

南璉遣使內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開寶八年封部領爲
交趾郡王太平興國初部領及璉皆死弟璿尚幼大將黎完幽丁
氏宗族代總其衆太宗怒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濬左
監門衛將軍崔亮將兵伐之黎完爲丁璿表求襲兄位不報是時
王師大破交趾兵斬首萬級又破其兵於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
寶帥前軍先進爲交趾所殺遂班師孫全興亦坐誅丁璿遣使謝
罪八年黎完廢丁璿自稱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請命太宗因而撫
之諭以丁氏傳襲三世朕欲令璿爲統帥以爾副之若璿將材無
取猶有童心則宜遣其母子及親屬來歸俟其入朝却授爾以節
旄凡茲二途爾宜審處其一時黎完已專據其地不聽命雍熙
中上表求正領節鎮太宗因授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遣其
子明提入貢景德二年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延殺之自立於是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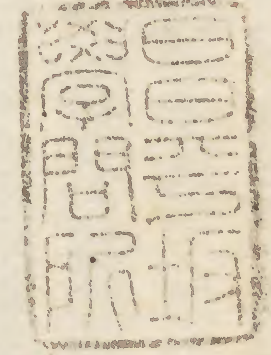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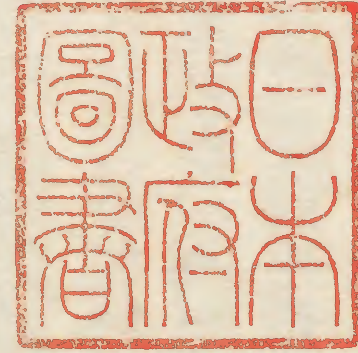
子爭立境內大亂羣臣多請伐之真宗曰未加弔恤而伐其喪豈
王者所爲命邊臣撫安之沿海安撫使邵煜上邕州至交州水陸
圖真宗曰祖宗開疆如此其大守之而已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
土乎若封畧之內有叛者則不得不除耳未幾龍延上表請命又
遣其弟明昶來遂授以靜海軍節度使賜名至忠至忠苦虐其大
校李公蘊常陰贊之故特見親信因令冒姓黎氏大中祥符二年
至忠卒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發兵皆擊殺之自稱留後請命於
朝真宗曰初黎完劫丁璿自立公蘊亦爾然蠻夷豈足以禮義責
也遂授公蘊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公蘊因捕狄
獠寇如洪砦詔追所掠生口因戒飭之天禧元年封南平王天聖
中令其子弟率衆入寇詔發峒丁討捕未幾而卒年四十四子德
政自稱留後來告哀除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景祐

三年寇邕州之恩陵等州及諸峒畧牛馬焚室廬而去詔責問令捕首領正其罪寶元元年進南平王儂智高反率兵二萬助王師平智高詔却其兵而厚賜之久之卒子曰尊遣使來告哀卽除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嘉祐三年來貢異獸曰麟也樞密使田況曰非麟也止云異獸謝答之英宗卽位加同平章事神宗卽位進南平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襲位十八年而卒子乾德嗣朝廷命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沈起知桂州妄意朝廷有攻取之議不能懷輯乃以溪峒點集土丁又禁交趾與州縣貿易於是交趾貳遂謀入寇熙寧八年乾德大舉兵連陷欽廉二州遂圍邕州知邕州蘇緘日夜勞苦士卒禦敵前後射殺萬五千餘人城中人心益固而救不至被圍四十二日而城陷緘死之三州死者無慮十餘萬人神宗以趙卨爲招討使總九將軍進討

旣又以郭逵爲招討使而卨副之逵至長沙督諸道進兵復邕州逵遣將拔永安州於是溪峒悉降逵次思明州遣燕達討廣源州降其觀察使劉紀師次富良江交趾承船迎戰逵破之獲賊將洪真太子賊勢感乾德乃奉表乞降是時王安石與吳充以交趾事爭上前安石以爲可取充曰得之無益至是乾德歸順神宗許之哲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元祐中進南平王乾德歷哲宗徽宗兩朝未嘗犯順宣和元年加守司空至靖康初乾德尚無恙後二年乃死楊換立

臣傳曰自公蘊以來中國所以懷柔者恩意備至故得蛙藏井底蟻聚穴中焉然黎完劫丁璿再傳而遽亡公蘊篡提昶數世而未殞豈非其幸與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三十終



嘉永壬辰

